

我写我书

时间上游的一泓智慧

黄耀红

日日行经的道旁，长着两棵开花的树。
一棵在小区出口，花红灼灼，绚丽烟霞；另一棵在单位入口，花如绿米，静若翡翠。
从一棵树走向另一棵树，日子便有了生命的迎接。
自去年小暑始，忽然生出对时光与草木的兴致，亦借以开启了文字和节气同行的年度之旅。
这是一段奇妙的体验。时间，不再是日历与钟表的计量，而是月下草丛的蟋蟀，窗前映雪的寒梅，是庭前燕归来，陌上杨柳青。

“天何言哉！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。”
亘古天地，充盈着生生不息的力与美。老子曰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。”
“生”为创世之源，“冲”为相搏之力，“和”为平衡之美。
阳至极，阴始生；阴至极，阳始生。大道不偏亦不倚，宇宙无极而太极。形上世界的抽象，摇曳如一尾阴阳鱼。
从此，天人相谐，物我无间，众生相爱。
屋顶，山峰，星空……时空一层一层打开，直至意识到这个蓝色星球上的一切“实有”，无不周而复始地旋转于“虚空”之中。
时空如此浩瀚，却不妨碍我们聆听天地的深情。
江南的春雨那么轻，那么柔，是不是出于

对幽花嫩叶的天意垂怜？清明的天宇那么澄澈，那么干净，是不是为了迎候那自净土归来的魂灵？那一枝北国的青色麦穗，将满而未满，是不是饱含至满则亏的人生提醒？
节气的天空下，时间是众生的语言，生命是对话的密码。
致广大而尽精微。因为节气，一片樟树叶由嫩红到老红，会激起生死的叹息；一朵寂寞野花的幽蓝或洁白，会引发美丽的惊叹；一树蝉声或一行雁阵，会传递冷暖的消息；而风雨雷电、草长花开，又会接通先民最初的忧惧与欢欣……
当自以为是的盔甲悄然卸却，我们开始重新打量这个各美其美的世界。你发现，每一种生命的形状、质地、色彩、气味、声音，乃至明暗、强弱、虚实，都那么无与伦比，又这样独一无二。

当我们从可以名状的物性中发现不可名状的神性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才会打开另一重审美的境界，生命也才会呈现出不可思，亦不可议的庄严。群山、长河、落日、草木、鸟兽，无一不是时间的孩子。它们，以各不相同的方式为时间赋形，或如山间明月，或如空谷幽兰，或如溪涧清音。
时间不再只是线性 and 虚拟，空间不再只是方向与丈量。天地之间，充盈着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生命气象，亦充满着对时间与空间的敬意。



每年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那天，居庙堂之高的皇帝必然率百官迎春于东郊，迎夏于南郊，迎秋于西郊，迎冬于北郊。
四时与四方，纵横交织；历史和世界，生生不息；云朵与大地，心心相印。
节气里的生命智慧，是天地和万物的前世约定，亦是诗与美的风云际会。
在农耕的天空下，最大的力量是种子，最美的姿势是耕耘。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”关乎粮食与蔬菜，更关乎人生和哲学。“绿遍山原白满川，子规声里雨如烟”的初夏诗句中，有山与水的清新配色；“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”的“画九”风雅里，有冬和春的深情相拥……
天地有节，四时有节，生命有节。
欲望如杂草疯长，心灵与自然疏离。越是意识到心为物役的生命之痛，越是感觉到“节”的发音是一声朴素而深刻的提醒。
节制，节律，节令。此间深意，并不仅仅因为二十四节气赫然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更重要的，它本身就是时间上游的一泓清澈智慧。

而今，在烟花盛开的庭院，在明月朗照的井边，在坑坑洼洼的青石板上，我不知道，还有多少稚嫩的童音会在时间深处发出那清脆的回响：“春雨惊春清谷天，夏满芒夏暑相连。秋处露秋寒霜降，冬雪雪冬小大寒……”
《天地有节：二十四节气的生命智慧》
黄耀红 著 林帝浣 绘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读有所得

逆时光飞翔 回到故乡

杨博智

叶梦是我小时就熟知的作家，那时觉得她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文学符号，就像冰心姐姐、琼瑶阿姨。
但人生就是那么机缘巧合，在我初入新闻业的第二年，我被派了一个差事，报道她挂职安化归来举行的一个跨界影展——“我的父老乡亲”。当天到场的观众可谓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，但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记者，她没有冷落忽视，而是热情联络，周密安排。开幕式结束后，她还专门在人群中找到我，热情地向他先生和朋友介绍我，说“这是湖南日报的记者”。她的谦逊和热情让我觉得她一点儿也不遥远，像一个邻家的大姐姐，让人满心温暖。报道出来后，她又对我青涩的报道不吝赞美，逢人就夸我是一个认真且有潜力的记者，让我觉得非常不好意思。
后来才知道原来湖南日报就是她的“娘家”，她是不折不扣的前辈，且对湖南日报一直满怀深情，也和报社里许多我钦佩的老师是很好的朋友，于是我便能理解她为什么对一个湖南日报的小记者也格外提携、青睐有加了。她的夸奖总是让人感觉并非出于礼貌，而是发自真心，我毫不犹豫地成了她的朋友和迷弟。我其实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、有轻微社交恐惧的人，但她总有魔力让每一个在她身边的人从不觉得被忽视，感觉如沐春风。
我常常惊讶于叶梦对生活永恒的热情和蓬勃的创作力，看过她的《遍地巫风》《乡土的背景》《行走湖湘》，看着她的跨界巨作《百手联弹》面世，又看着她最早在新湖南客户端开个人文集。当自己的文集在新湖南点击量创新高时，她会像个纯真的孩子一样欣喜不已。远远的，我感受着她摘了一束野花插在花瓶里，给寻常日子带来一抹亮色的喜悦；品味着她画下一幅小品，制出一个陶碗的骄傲；也见证了她在豪饮几杯，巾幗不让须眉的憨厚可掬，神采飞扬。
《逆风飞翔》是叶梦被收录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“大作家·小时候”丛书的新作。丛书的主编、作家谢宗玉是一个极具才情的人，良善而温暖，细腻而有力量。他在序中讲道，“这些非儿童文学作家加入到为孩子们写作的队伍中来”，是读者之福，“不仅是眼睛有福，头脑和心灵，都是有福的”，“在潜移默化中，你们中的有些人，或许会因为这些作家笔底摇曳多姿的童年、斑斓丰富的文化、昂扬蓬勃的精神、妙趣横生的情趣而爱上文学”，我想，这便是这套书的底色，也是这本书所传承的文学价值。

《逆风飞翔》记录美好，传递良善，它既是一个人的断代史，也是一幅原乡的浮世绘。读完之后，三里桥、陆贾山、铁铺岭、麻公嘴、土地庙、乾元街、万寿宫、天主堂等地方次第入梦，在读者的心里慢慢清晰，构筑出一个与作者共情的记忆宫殿；纸烛铺、中药铺、待诏铺、发把粑铺、饭铺、烟叶子铺、豆腐店、米粉馆、杂货铺、油盐南货行等三坊九业，勾抹出繁华“鱼米之乡”的喧嚣与尘烟，落寞与凋谢；外婆、曾喜娘、更夫“何辟”、乞丐满老伯、“洋人”少女、施老板、卜瞎子、刘不难、三翁妈……跃然纸上，可触可亲；看龙舟、买菱角、编斗笠、养蚕、看戏、盪水、包粽子、做布鞋、跑通学等一幕幕妙趣横生的生活场景，会带着你逆时光飞翔，回到故乡。
照片上儿时的叶梦，以及文字里的叶梦，像极了城南旧事里的林英子，天真烂漫，古灵精怪，对一切充满了好奇，喜欢观察和思索，在她眼里，你能看到和读到一种平静和恒定的力量。文字自不消说，是我极喜欢的文字，更可喜的是，这文字不拖沓也不冷峻，不幼稚也不世故，娓娓道来，沁人心脾。在我心里，儿童文学中，只有林海音的《城南旧事》和黑柳梧子的《窗边的小姑娘》达到过这样的高度和温度。但它又绝不仅仅是儿童文学，它是儿童的童话，是成人的寓言，是暮岁的散文诗。

湘诗情

哦，是这一个家伙

李青松

“听说您是江湖高手，我慕名而来，请问您能不能指点我一二？”
高手看看我，微笑着说：您吃了饱没有……”
“会飞的鸟还是要回来。”
这是我有缘读到的校尔康诗集《在路上》最前与最后两篇的结尾，意味深长。其中之禅机犹如书法之飞白、国画之留空，让我沉思，引我会心。
这一部分，或许让您云里雾里，莫名其妙……
对！就是妙，妙不可言，无理而妙！好像刚过门的新媳妇，无理取闹！可就是这一闹啊，把小俩口感情推向了高潮。此时诗中的无理而妙，把心推向了高潮。
这诗中之禅、弦外之音，好比禅门公案中参话头起疑情一样，让你大疑大悟，顿生桶底脱落、杯碎念空、照破山河尘尽光生和在青天水在瓶之自在之境……
正如《门，在路上》：“心\安在路上\觉醒\才会自然而生的\发生”
又如《门与道》：“重重之门\都是道\但常常\无路可走”
再看《在行走中闭关》：“这个黄昏的相遇\让河流无声\……\在行走中闭关\终于相见”
印心而来，化空而去。



走马观书



《餐桌上的修行》

[韩] 大安法师 著 文慧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

空空的碗里，有满满的慈悲。素食料理滋养身体，让因贪嗔痴生出硬茧的心渐渐融化。“让我奉上一桌清静、柔软、如法的餐食，献给最珍贵的你。”



《100个汉语词汇中的古代风俗史》

许晖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100个日常词汇，如果追根溯源，能发现怎样更迭变化、出其不意的故事？历史严肃的面孔下，有多少有趣的风俗被人遗忘，又在多大程度上能被还原？本书以举重若轻的笔法，不经意地走向历史的深度。

读有所得



难忘的小黑

朱凤英

“有理由相信，《家住武陵源》作为生动的文本呈现将会和杨家坪的历史长久地保存下去，将和整个国家的历史脚步同频共振。”近日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、著名评论家李炳银老师在《家住武陵源》首发式现场的点评，激起了我作为一个本土武陵源人对这本书的渴望。

《家住武陵源》是纪红建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后创作的第一部文学作品。它以湖南省美丽乡村杨家坪李军旗的家为坐标，用花儿和秀秀家从贫困到富裕的亲身经历，来呈现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推动下武陵源率先实现整区脱贫的过程。它演绎了杨家坪由穷乡僻壤到美丽乡村的蜕变，是一部现实题材的儿童小说，更是新时代精准扶贫成果的一个缩影。

作品中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绝美风光、人文历史及纯朴的乡土人情不惜泼墨。其语言优美流畅、结构饱满合理，读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尤其是成功塑造的小狗小黑的形象，使小说童趣盎然。

小黑担负着看家护院的职责，是李军旗的家庭成员，是花儿的亲密伙伴，是康儿的守护者。嘎嘎心脏病犯了，家人很着急，“小黑在院子里焦急地来回跑，还汪汪叫个不停”。爸爸出去打工，“小黑不停地摇尾巴，给爸爸送行”。妈妈外出劳作要花儿看好弟弟康儿，花儿却因和秀秀迷恋上电子游戏，把康儿弄丢了，万分焦急时，小黑的叫声让大家找到了正在钻鸡窝的康儿，“小黑趴在鸡窝边，边摇尾巴，边汪汪叫”。当家里钻进大黑蛇时，它勇敢地站出来和花儿齐心协力地将大黑蛇逐出家门……小黑随主人喜乐替主人分忧，助力花儿快乐成长，让留守儿童生活不枯燥，心灵有寄托。

狗是人类最忠实的伙伴，逆境中不离不弃，欢乐时锦上添花。我对狗有着深深的情结，外出散步每每遇到萌狗，我便像被磁铁吸引般停止不前，心中似花苞沾缀上水珠升腾起无比的温柔。读了《家住武陵源》，小黑触动了我心中最柔软的一角，人与狗那难以言说的友情将我打动。

写作不是自嗨式的运动，文学创作必须和读者建立链接。精准扶贫类型的文学作品，紧扣时代主题时还要讴歌克服困难积极向上的正能量，要在浓厚的政治色彩和读者之间找到一个链接点，这便给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。该作品中的小黑无疑担任了这个角儿，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。

编辑手记

书里书外的“磨难史”

罗洪慈

敦煌学界有一言：“敦煌在中国，敦煌学在海外。”大抵了解20世纪初那一场旷日持久的文物浩劫的人都会知道其中的伤痛。

敦煌是四大古文明在中国的唯一交汇处，也是佛教宗派分野与汇合的关键场所。随着佛教兴盛，敦煌迎来了成千上万个不计性命艺术家，有的画画、有的雕塑、有的造经，他们从仿照到开创，把印度本土的造像文化发展至极为绚烂美妙——这就是敦煌，一个黄沙满天、驼铃响起的“过路之地”，一个毫不留情地吞噬虔诚者的生命，又将他们的热爱熔铸成艺术巅峰的“大盛之地”。

在那场世界闻名的考古竞赛之后，几乎大半个敦煌的身子被“肢解”到英、法、俄、波等国。接着便是暗无天日的储藏室。直至上世纪80年代，浩瀚、贵重的敦煌真迹对于中国学者、大众而言，还仅仅是从外国学者那里得到的道听途说，或经典古籍里的文字描述。

方广辑先生把本书引进社里时，仍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从事整理、编目、修复敦煌文献的工作。作为亲手查阅敦煌文献最多的学者，已埋首30年，陆续编写着《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》等多卷。他做这些，无非是想让这些遗书离中国人更近一点。英国汉学家吴芳思女士与方先生约定，等到王玠《金刚经》的修复工作完成了，一定和修复部主任马克合著一本小书，把这件文物沉浮千年、重见天日的故事向大众公开。方先生欣然承诺：必定尽快引进，让中国读者知道多国专家、学者联手，为保护中国的海外遗书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。

于是便有了这样一本书，它对这件国宝饱含深情。王玠《金刚经》是目前世界已知最早的印刷书籍，诞生于唐代，藏于莫高窟藏经洞。对海外汉学家而言，这是难得的机会，涉及唐代历史、佛教文化、印刷工艺、石窟艺术等领域，是窥一斑而见全豹的绝佳窗口。加之，由于中西方修复理念、方法的巨大差异，西方文物工作者对如何修复中国遗书一直感到极为棘手。随着40年来英国国家博物馆的修复人员不断探索和尝试，针对敦煌古书的具体复原办法已慢慢摸索了出来。这本书，就像为一古一今的传承、一东一西的交流写下季的季尾曲。

方先生在图书的后记中多次提到一个词——“情绪”。他认为，文物是有情绪的；同样，文物工作者也是有情绪的。当这两种情绪在朝朝暮暮的相处中达到共鸣，便是精彩、一流的修复。马克在书中重温了几十年来修复组对《金刚经》做出的不同尝试，大部分以失败告终，甚至使经卷状况变得更糟。但物品，尤其是古物，给人的浸润是漫长、沉默的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克希望《金刚经》变得“舒服”，因为在那之前，《金刚经》太不舒服了——它不必开口，其撕裂、残破的模样就已经诉说了时间流逝、命途多舛的心迹。站在它面前，人们怎能不想象王玠印书时的虔诚、不安、坚定，怎能不好奇是谁、又为何将它从四川带去甘肃，怎能不关心它在战争年代遭受的轻慢对待？历任修复组成员们为这部《金刚经》投入的情绪，超乎尊重、心疼、焦急，付诸丝丝缕缕的构想和日日夜夜的冷板凳。

“磨难”，我常想起这个词，放在王玠《金刚经》和《寻踪敦煌古书（金刚经）》身上合适不过。但不同于惯常的理解，“磨难”在这里采用其最简朴的含义：“磨”和“难”。多磨难，把时间化作疤痕，疤痕化为珍珠。被历史浸泡过的物件尽皆如此。

《寻踪敦煌古书（金刚经）》[英]吴芳思、马克·伯纳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